

第七回 母夜叉訴逢馬扁

詩曰：

無端生死倩誰憐，作孽英雄下九泉。
鐵面堂中宜執法，烏臺階下豈無天。
高懸秦鏡非虛設，戰栗寒霜敢近前。
欲效杞妻城不倒，焉哉乎也亦徒然。

你看察院風采，這等決烈。既處了焦鬼，又處了子彌、三苗，花案兩字竟置不提。母夜叉老娘也該打聽明白，不必要去雞子裏去尋出骨頭來了。無奈株帶破箕，天生一對；黑豬烏羊，色樣成雙。所謂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，豈非古今一定不差的道理。

你道焦面鬼配了母夜叉，平日有甚好事做出來？花案一節，原是文魔韻事，誰要他突地撞來。可知不是麗卿有心害他，也是老天曉得他的惡積滿了，斷不容他再活了，特地借這個花案美名，等他死得風流；又借了他這一死，替了麗卿等不該死的人；又出脫了倚妝等不可死的人。假如焦鬼被時能不貪杯，亦在逃脫，安知不借重這花案場中，一應主考門生並內外職事員役，同到那三尺無情的法堂上，去比較一番，雖不至九死一生，卻定是多兇少吉。如今單把這焦鬼一人替死，事到其間，天乎？人耶？吾又嗚呼側之。但據他平素所做的事，猶未足以蔽其辜，因此老天又使那不安分的夜叉婆，不去聽天自悔，還要生出枝葉來，找完孽帳。你道世間那些裘老三，可是輕意惹得他的嗎？

雀角鼠牙，興萬波於指掌；

朝秦暮楚，賺兩造之金錢。

不佞每看見人家，一小小疊，與訟師商量，畢竟要弄做訟浪滔天，刀風潑地。若得他囊金擺佈，偌大的事，他也會弄做鬼火無蹤。既可興無風之浪，又能息有浪之風，任意縱橫，莫可端倪。總是各衙門是他財庫，各差役是他傀儡，勾著一人，弄得你七顛八倒，越好做作，死咬不放。一紙之原被皆是掙子，上官之喜怒盡屬錢神，更有甚麼人跳出他圈套？即如當初蘇秦，亦戰國之訟師也。彼人行刺而死，齊王大索刺客不得。蘇秦臨終叮囑說道：「須將我屍車裂以殉於市，大張生平罪惡。如此，則行刺之人自來押到請賞。」果然依了這個法兒，立拿此人處死。可見奸雄做事，直到斷氣時節，還有絕妙計策出來，賽過諸葛孫吳。老訟師之所以可敬可畏者在此。

話說母夜叉聽得丈夫把察院打殺了，放聲大哭一場，買了一口棺木，去收殮屍骸。祇見許多的讎人冤戶，例象替他做孝子的一般，團團圍住屍首，輪流看守，不許他親屬收領，要騰到他骨肉狼籍，身首異處。那夜叉心生一計，說道：我若徑抬這棺材去，他們看了，畢竟要打得粉碎，必須如此如此。一徑先定到屍邊，對著眾人狠狠的罵道：「我丈夫狗才，平日作惡，死有餘辜。為妻子的祇好終日苦勸，反討個吵鬧不休。今朝這番現世報應，可見天也有眼睛的，不要說列位老爹們歡喜，就是我為妻子的，眼面前亦覺得乾淨了許多。我如今畢竟要把他死人的肉，咬他一口下來，出了我的氣。列位大家也都來咬他一塊肉落來，將他送入千人坑裏，也出了列位的氣。」纔說得完，竟裝一個虎勢，就像要趕過去，著實咬他一口的光景。倒是眾人一把扯住，說道：「大嫂，且不要性急，聽我們說。若論起焦鬼在時，這般行兇，就把他千刀萬剝，也還出不得我們氣來。祇是焦大嫂這樣賢慧，好歹分明，我們如何還敢動手。不然，倒是我們不曉得好歹了。」眾人漸漸散訖。

你說這個母夜叉，也算做是女中閑漢，卻把他一番鬼話，哄得眾人冰骨，霎時都去了。分明是一段楚歌，吹散了八千子弟。當時四顧無人，連忙就把屍骸裝下棺材，抬出郊外安置，不提。正是：

強中更有強中手，

偏是陰人陰險多。

卻說母夜叉明恨麗卿所為不良，不怪問官執法。已聞得麗卿同了遠思三人逃走出城，不知下落，終日容心，暗行緝訪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司茗，自那日與主人分散，沒處尋覓蹤跡，好不十分焦躁，忽然想得起，主人不在別家，決在某處所在。一徑跑到那裏，直進內室東張西望，並沒一人。司茗煞是疑心，正在躊躇，卻瞧見主人坐在一間房裏，手捻衣帶，愁容可掬。司茗喜不自勝，連忙叫了幾聲，麗卿聽見司茗聲息，祇道官府拿著司茗，尋到這個所在，唬得沒處躲避。那司茗又接連叫了幾聲，道：「祇我單身，並無一人在此。」麗卿呆了半晌，方纔放心開門。主僕二人，抱頭痛哭，說道：「司茗，司茗，花案之事，我們原是偶然耍子，不知按臺何故得知，猝然遭此大禍。又不知當日，現獲到官人犯怎樣發落，就是這班逃竄女郎，存亡若何？」隨即催著司茗探聽焦官人下落。並到倚妝家裏報知，現躲某處的消息，兼報知文娟、弱芳，說梁、張二位都暫回籍去了。千叮萬囑，叫倚妝放心，姻緣已有定盟，不必多疑，待事稍定，即圖聚首。

司茗奉了主人之命，竟到倚妝家下，潛入內廳。祇見一個女娘斜靠在一塊太湖石上，把一隻手托著香腮，一隻手理著裙帶，不情不緒，像是他心裏在那邊想著些甚麼的一般。司茗整整立了半個時辰，他還不曾看見。

司茗想道：「這個女娘光景，定是倚娘無疑，祇是如何恁般憔悴，連我也認不真了。」輕輕上前一步，低低的問道：「姑娘可就是倚娘嗎？」接連問了幾聲，方纔聽得回頭轉來，看見是司茗，吃了一驚，連忙問道：「你從何處來的？你相公這幾時在那裏存著？你為何直到今日纔來？」司茗聽了，把倚妝仔細一看，也著實吃了一驚道：「果然不差，卻是為何這般消瘦？竟不比得當初中狀元的時節了，叫我一瞬也識認不出，想是祇為我家相公思量壞了。我相公是那日席上走散，權且躲避。那張、梁二相公已俱回籍去了。如今這件事情，不知如何下落？又恐怕倚娘驚壞身子，我相公終日思想，特特著我來一看。」因把麗卿吩咐要說的話，詳細述了一遍。

倚妝不覺掉下淚來，道：「這件事原是你相公一時文風，誰知惹下這一天大禍。如今那姓焦的，已被察院打了，又枷死了。多虧那察院不究餘黨，所以我們還得安然無事。但祇是你相公還未可就得出頭來，不能夠就會一面，如何是好？」我且將那焦鬼頭目，

日夜在外面要尋你相公討命。就是你在路上走過，也要小心避他。近來，又添我媽媽終日的埋怨，好生愁悶不過。」叫司茗：「略等一等，待我寫封字兒寄與相公，通個消息。」走進房去，正要拿起筆來寫，那媽媽聽見司茗聲音，激激聒聒跑將出來。司茗乖覺，聽得媽媽說話，恐怕走來糾纏，惹出事來，也不等他寫書，一溜煙竟走了。倚妝看見司茗已去，知道他為著媽媽出來的原故，也就把書箋掩過，祇多添了一番飲泣餘悲。因作七律一首，聊以志恨，詩曰：

惆悵佳期一夢中，五陵春色盡成空。
無端離別誰堪訴，欲作音書根未通。
愁緒上眉凝淺綠，淚痕侵臉落輕紅。
雙輪不住分頭去，耐爾西馳又復東。

做完了竟自去尋文娟、弱芳兩個，一來通知遠思、又張回籍的說話，無非是驚喜憂思光景，彼此相同。

卻說司茗，別了倚妝，一路回來，剛剛的撞著母夜叉。那夜叉先看見是司茗走來，倒閃過在一邊，直等司茗走道了頭，回將轉來，夾脰頸一把揪住司茗，要還麗卿消息。司茗雖則驚慌，卻還有三分主意，祇是抵死回復不知，說道：「我正為相公，沒處抓尋，在此著急，若曉得相公所在，我也不在街上跑了。」那夜叉手裏緊緊扭著司茗，口裏又花簇簇騙著他說道：「不妨！我家官人的死，原與你相公無幹，祇恨那出首的不好，故此氣他不過。我如今要尋你相公非為別事，不過要他走出來替我做一個主，商量計較。出得這一口氣，就死我也甘心，定要這條性命活在世上何用。你道我老娘是甚麼樣人，肯輕輕的繞過了人不成。」你看司茗倒也老到，明曉婆娘詭計，左支右吾，決不說出真心話來。

正在解交不開，不好了，劈頭接著一個雙天字號的惡人，名叫貼天飛。專慣哄人告狀，打點衙門，不知弄壞了多少人的身家性命，比之焦鬼、貔貅，不過是他的門下鷹犬。見了母夜叉，吃驚問道：「焦大嫂，你為甚事恁般廝鬧？這結扭扭的是你何等樣人？」夜叉道：「原來就是老人家！正要造尊府告訴，你還不知道嗎？我丈夫焦大郎做了一世好漢，卻被這小使的主人，叫做余麗卿，結識那些歪鳥刺，做成花宰一事，被人陷害。擊鼓喊首，察院老爺祇道是真正謀反大逆，撤兵圍拏，那一起能幹的都鳥飛兔走了，偏我丈夫是個老實頭，不識起見，單單把他一個拿住，帶到衙門。定了一個假官排宴罪名，一造大板，立枷一月，不到得三日死了。其餘正緊人犯倒是一概免究。如今他們好不安安耽耽在家快活！老人家，你道我氣得過氣不過。」說了，不覺捶胸跌腳，哭天哭人的哭了一場。抹乾眼淚說道：「今朝天可憐見撞著這廝，祇要他身上還我余麗卿，就萬事全休。不然，我先結他到府縣裏去，當官動起腦箍、夾棍來，不怕不招，落得多吃了一般的苦。」

看官們要曉得，貼天是一個鑽天遁地閑行中的老道長，這樣事情已是老早曉得，況且又日日在衙門照壁邊尋趁衣食的，豈有不知道這般樣驚天駭眾的事嗎？但到此須要自己打算一盤。故此推個不知，從新考問根由，方好免攬回來，這是做訟師的訣竅。對夜叉吃驚道：「果有此事？這路上不是講話的所在，大嫂可帶這人同到舍間坐定，從長商議便了。在下雖是不才，一則官司已見得多，況此事又甚得理；二來又與彥兄最稱莫逆，沒個不盡心籌畫的道理。」夜叉正要尋人做幫手討命，不期天緣湊巧，撞著貼天，喜出望外，即時帶著司茗竟投貼天家裏。

一進得門，隨喚妻子出來，先把夜叉著落開了，好與司茗講話。司茗咬定牙根，說道：「小人與主人按時都在席上，一同逃散，各奔生命，不相照顧。為此正走出來，訪探主人消息，撞著焦家老娘。你們就把我送到官去，我也祇是這幾句說話，聽憑如何擺佈。」貼天聽了司茗說話，倒也沒法，且去先騙著夜叉，自有道理。那貼天老大跑進跑出，意思量要掘他一孔藏的光景。

那貼天飛連忙走進去，扯了夜叉到一間密室之中商量計較。又叫人在外頭守住司茗。說道：「這件事打起官司來，非同小可。上而司道，下而府縣，都要飛狼的狀態進去，還恐未必就准。要曉得，在下筆底云云是不肯饒人的，畢定有一處撞著，況且在大嫂身上，略加用心敲打，那有不像流星火跑一般的。祇是一說，必須各衙門先要破費，買牌連差，承行招房，班上舖堂，管事門子，打進水兒關節，這些要緊著數在下一力擔當，定與別人做事簡省大半，官司穩穩得勝回來。但不知老娘可收拾得些銅錢銀子出來嗎？俗語說得好：三軍未動，糧草先行。若是用去一倍，包還十倍，這不是在下誇口說話，祇因那花案中，都是些嬌嫩女娘，受刑不起的，一到官不怕他不大塊拿出來買命。豈不是一個現成的富貴？」夜叉聽了這一番的話，十分稱心，連忙起身回家湊集些銀兩，好做官司本。將司茗交與貼天，約定明早做事。

貼天張得夜叉出門，又來甜騙司茗，說道：「諸凡行止，一應在我。你若要不吃官司，要洗脫自己，聽憑分付，無不領教，祇是非錢不行。」司茗身邊雖有幾兩銀子，自家算計，決不可露形，滿口回他說道：「多蒙指引，敢不遵命？但我實不知頭腦，到官祇得一條性命。若肯開恩釋放，自當銜環結草。」貼天變著臉罵道：「你這不知死活的人，我們坐中軍帳，管官事一生，不知替空口白牙說謝的騙了多少。你見從古到今有幾個銜著環兒的黃雀？有幾個結那草兒的老人？我明朝先顯個手段把你看，把你送入牢裏，匣床雞籠，小小受用，不怕不死！」司茗也就隨機哄他，說道：「老人家休得著惱。我有一個至親就在左近，頗有家私，要設處幾兩銀子也不難的。祇要放我鬆些，走去取來便了。故此求你，自然不敢忘恩。況且，我的性命懸在你的手裏，難道怕我設個法兒，走上天去不成？」

貼天回嗔作喜，對司茗說道：「這個纔是。你若放出本心來，斷斷不叫你叫苦。」貼天料他身子既在這裏，不怕他不拿出來的，待我先騙了那婆子的到手，再作理會不遲。

到第二日，夜叉果然將丈夫平日詐騙來的，約存有十多兩散碎銀子，包做一包，雙手遞與貼天。千萬做事，要求豁辣些兒。貼天接銀到手，蹙著眉頭叫苦，說道：「偏生今朝又有要緊事，不得工夫，也沒奈何，說不得丟了替你去走一遭。先要連他兩個飛狼差人，請他吃個東道，隨即畫出靈符，投將進去，管教金剛叫苦、小鬼頭疼。祇是一件，家間這幾日適做了孔子在陳，急忙裏要尋個安安，替我負些米兒，再沒處找覓，未免要略耽擱幾日，纔好出門。」夜叉性急得緊，聽見這話，滿口應承：「這個不難，舍下還有陳米幾石，即刻著人送到宅上。但請用心做事。」貼天有了銀米，祇得鬼混，往外行走一遭。

到晚回來，對夜叉說道：「一應事務都已妥貼，在本府正堂老爺處，祇待明早進狀，後日簽押，第三日先把司茗作到，火筆靈符，立拿花案人犯並當坊裏總、鄰佑，轟轟烈烈。但是，須得央個情面到官，包你百妥萬穩。替你老娘算計，就是典盡家堂，賣完土地，出了這口大氣，也還是千百分便宜的事。」夜叉真個回去，又將什物家伙並田地房產，收收拾拾，央了一個中人走封大戶人家，敲典三、五十兩，全付貼天。

貼天見這注大財已經到手，隨即約下兩個伙計扮做府差，竟到夜叉家裏，手持硃票，立拘原被到官。那夜叉一守不識，見了這

董董的牌票，祇道是真。貼天又向夜叉說道：「府裏太爺知為花案一事，云係按院老爺已經寬赦，不肯准狀。虧了央的情面，坐在後堂，祇不起身，立逼他准，太爺卻情不過，方纔發承行討牌簽押。我又送了該房重重一個包兒，立刻送進牌面，登時簽出，不知費盡多少心機。如今，先帶司茗到官審錄一番，然後添差嚴拿餘犯。可快收拾些酒飯請二位公差吃了，祇等午堂帶到。」那夜叉歡天喜地的到廚下去了。貼天喚過司茗走出門外，索他前日所許之物，許放一條生路。那司茗見了公差，已覺幾分懼怯，隨將身邊銀子雙手送與貼天，再三哀求釋放。貼天接了銀子，恐他身邊還有，將他包肚內細細搜索一番，實是空了。又吩咐道：「放你一條生路，不可忘了。」丟個眼色，叫司茗去罷。那司茗如魚脫網，一溜煙不知往那裏去了。

進得門來，恰好酒飯已備，即忙吃了起身，對夜叉道：「可叫司茗出來，帶他同去。」夜叉吃驚說：「不曾見他進裏面來。」貼天假嚇著道：「我分明見他進去的，方敢放心吃飯，你再進去看來。」夜叉跌腳埋怨貼天，貼天又反埋怨夜叉不小心照管。大家吵做一團，單少了一名正犯。貼天假要出門，兩路去趕。那二位公差道：「你們如此做事，真像兒戲一般。他若要走，此時不知走下幾十里路去了，你往那一路追趕他？這個既是要緊的人，你們頭先就該交把我等，我們兩伙計收管著纔是。況且如今將近午堂，刻限難違。事已至此，作速商議如何回法，且回了官，再去慢慢尋緝。我們不過為好叨情的，不要帶累我們打板子，那時面紅面赤就不象體面。」貼天接口道：「這也說得有理，但祇回官之說，全要借重二位。」袖中取出一個紙包，也不知是銅是鐵，遞與公差說道：「好歹今日且回了官，明日造府再議。」公差接了紙包，應允去了。正是：

不施萬丈深潭計，
怎得驪龍頷下珠。

你看夜叉那收屍的時節，何等臨機應變，不亞是巧計的周瑜。偏有這千伶百俐的貼天，籠絡如神，賽過了智囊的諸葛。不是魔王，怎降鬼母！貼天既打發伙計出門，假陪著笑臉走將入來，對夜叉說道：「老娘，你且息怒。這也沒有在下的不是處。我們做訟師的本心，要為著人，比那割股的良醫更勝十倍。今日司茗之走，也是一時天意，我與你皆有罪焉。如今也不必埋怨了，且商議目前之事。今日差人雖去回了太爺，也祇好暫寬期限，若是日久無人，定然要提原告，豈不是誣告的罪名了。如今在下又有一計在此，管叫余麗卿等人萬難脫網，一個個捉到你老娘面前，出你這口怨氣。祇消小小神通，再不另要你老娘破費大鈔。但是隨便措得些盤纏，同我如此如此而行。不惟避了府中拘喚，而且宿恨頓消。」說罷，大拍著掌，連聲叫道：「妙，妙！」

夜叉聽了府裏要來捉，也覺張皇，又見說到不消費錢鈔，可報宿讎，豈有不順之理？即忙問貼天道：

「有何妙計，萬乞指迷。」貼天從容回顧，輕輕說道：「我有一個嫡親母舅，現任北京兵科給事，他連年有書來接我，我因盤費不周，是以延挨至今未去探訪。日前花案一事，實係叛逆重情，那察院概從寬赦，原無此事。我如今祇消叫家母舅上一彈章，說他「隱匿重情，得賄賣放」八個字，聖旨必然批究。那時，余麗卿等人，何怕他深藏狡兔，少不得要畫影圖形，一班兒捉將出來，豈不洩你老娘這口惡氣！此事不宜遲了，恐府差纏住，便難脫身。老娘作速收拾盤纏，即同在下起身，依此計行，萬無一失。」夜叉聽了這話，好不聳動，即忙打疊包裹，跟隨貼天出門。

一路行來，不覺已到高郵地面。兩人投了歇店，明早再行。當夜，貼天探聽夜叉已是睡熟，悄悄地起來，將夜叉行李並自己鋪蓋束縛一處，罄捲回南。展開鵬翻雕翎，撇下牛頭馬面。可憐：

失路婆兒鬼畫容，分頭錯亂趕春風。
千山異境何如遠，兩片精皮總是空。
嬌羞不作閨中嫵，悍淚揚揚氣如虎。
聽著貼天飛去了，祇剩焦婆落焦釜。
落焦釜，不相顧，乾鰲殺，真個苦。
依然已是一貧殍，未卜前途誰作伍。

次早起來，急得夜叉叫天不應，入地無路，方纔醒得從前一路都是騙局，並司茗也是得了他的銀子，放他走了。甘把一個半大不小的家當，收拾得乾乾淨淨，寸草不留。如今無處投身，祇得沿街求乞，再作計較。這都是焦面鬼作孽的報應。正是：

喜非容易易於怒，
恩不能多多在讎。
半世含冤冤不了，
一時加恨恨無休。

語云：小拐子撞著大拐子，惡人自有惡人磨。一個母夜叉，現是羅剎轉世；一個貼天飛，又從磨隊生來。重重制伏，如何可免。總之，千萬個訟師，都是一爺娘腦胎所出，但這等訟師，連閻王十八層地獄中的鬼卒，也都怕他死去作吵，倒要保佑他長生在世。焦老娘既為乞丐，已是揭過一板的了，殊不知熱鬧生涯，又是這老乞婆做將出來。連我捉起筆來要寫，幾乎笑斷臟腸。列位，你道為何？